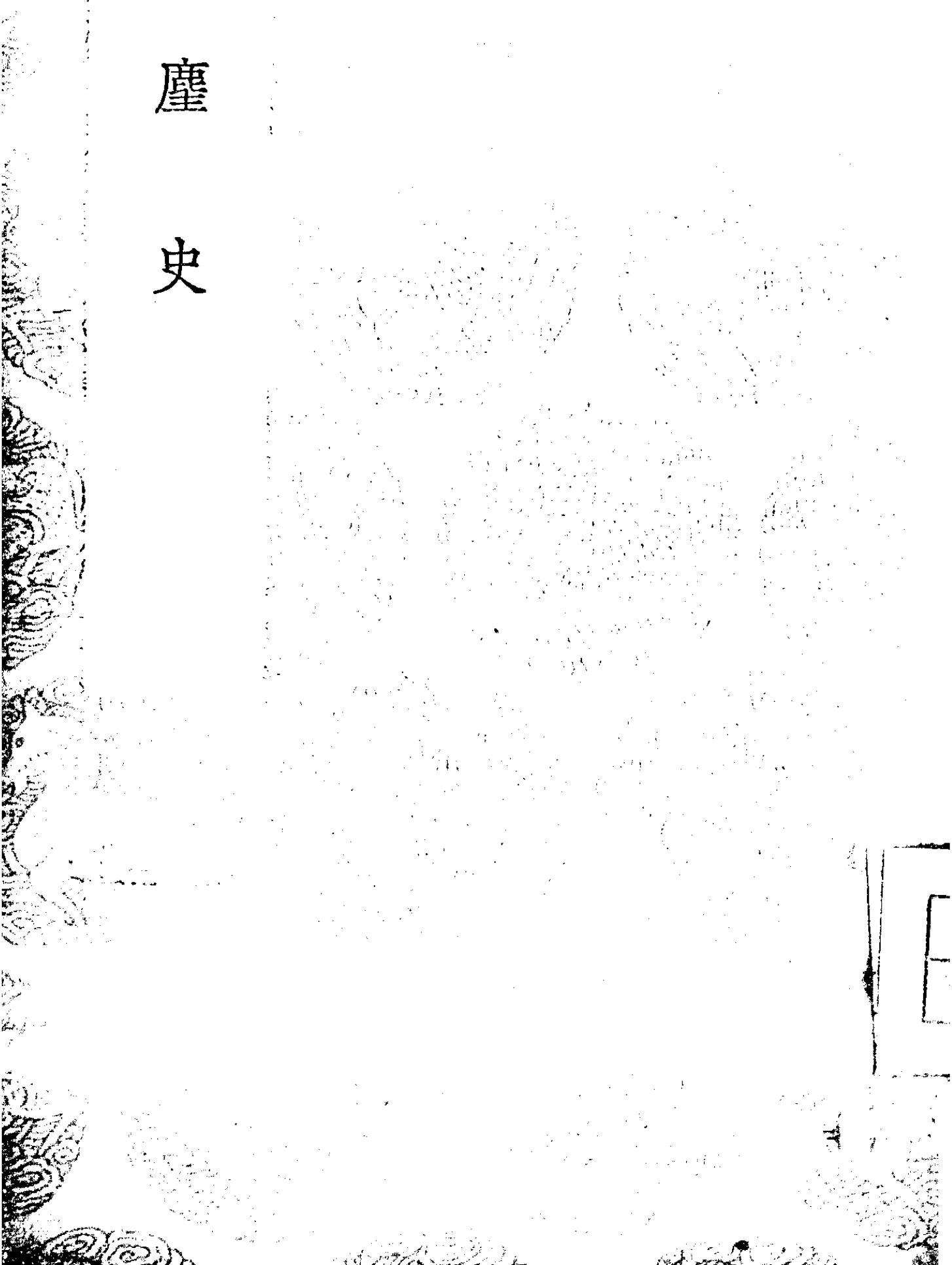


塵
史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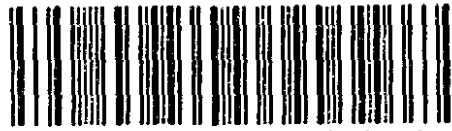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塵 史



3 0648 9687 5

撰 臣 得 王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塵史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輟環南北。而述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闔扉養疴。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閒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誠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實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爲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目錄

卷上

睿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諫

惠政

利疚

卷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遇

治家

場屋

神授

體分

學術

經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辨誤

明義

卷下

姓氏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戒殺

鑿戒

真偽

讒謗

占驗

語識

博弈

諧謔

雜志

乖謬

塵史目錄

083
112/
29208

塵史卷上

容謨

鳳臺子

王得臣

查輔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登聞求亡豬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冤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日直禁卒錄編勅既勅具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泄官矣遂命釋之聞者莫不歎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略曰功隆德盛被於四海宜改園陵仍云朕於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

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仁嘗儉服絀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浣濯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閤綜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神宗皇帝聖學淵源莫窺涯浹黃安中履任崇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所則有報開之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講至祈父之篇其卒章

祈父亶不聰。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尙謀，聰作謀故耶？侍臣莫不歎服。蔡持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尙書郎寇謐往還，因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卽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鹵在近，勿使傅城，求便掩擊，仍令開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壯士入鹵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貳敵，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洛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卽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洛間，方可變輿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番賊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征，亦須渡大河，且幸瀘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扼津濟，得臣切以爲忠賢之臣，抱道履節，孰不欲遭時奮取。

功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簡以爲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爲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爲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時曾魯公爲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賢集。該典故。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待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爲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脩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窰。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窰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爲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氈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

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尙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臺。卽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爲開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尙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尙書侍郎。郎官廳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竝未嘗命。官制旣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爲次。

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爲著作佐郎。餘人爲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旣行官制。卽無所謂京官者。惟自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兩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亦以職事官論也。

舊尙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爲諸司郎中者。

竝重戴。

熙寧間。旣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闕任望官者充之。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爲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察使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依舊。不復更。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閒。議者謂無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恥乎。是時知黃州。請有犯竝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同司。泊在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餘萬。諸倉給食糧。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懼曰。好狀元。神文爲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況命相哉。

熙寧閒。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爲中丞。凡七年不遷。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

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臥病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竝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幘頭。後周武帝爲四腳。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裏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之而上繫。今謂之幘頭小腳。其所垂兩腳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爲兩闊腳。短而銳者。名牛耳幘頭。唐謂之軟裏。至中末以後。浸爲展腳者。今所服是也。然則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

其巾子先以結藤爲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爲之裏。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徹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爲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中之樣。始作前屈。楊作緝。謂之斂巾。久之作微斂而已。後爲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爲直巾者。又爲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乃製爲平直巾矣。其兩腳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得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何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璣。猶服研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爲一樣。但徇所尙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幘頭光紗爲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爲短簷。纔二寸許者。慶歷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

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又增其身與簷皆抹上竦俗戲呼爲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爲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裏鎗已而又爲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爲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爲銳勢今則漸爲四直者

古以韋爲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勝四方五圓乃九環之遺制勝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爲之常服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開爲方勝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誦下直服綠者以槐木上誦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開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祖宗創金毬文方圍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乃佩魚又爲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竝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尙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竝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入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外郎遷前行詩云衣添三四絹宴剩一枝花熙寧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爲郎中卽宴皆得六花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

襖俗所謂黃義欄者是也。幘頭合戴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爲此服。大爲羣小所惡。浮謗騰溢。其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旣入其色。復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幾。英宗入繼大統。祕書丞甄履嘗爲繼聖圖著其說。後又爲黑紫。神宗詔禁止。於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爲順聖紫云。蓋色得正也。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閒選人旣習學檢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襪有帶。履用阜革。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冠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予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齋。御史臺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續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省其音者。或讀曰青。曰菁。余潛告曰。當爲爭。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絳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冠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楊有者字。或綴綵羅爲攢雲五岳之類。旣禁用鹿胎玳瑁。乃爲白角者。又點角爲假玳瑁之形者。然猶出四

角而長矣。後至長二三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爲團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爲之。謂之團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鞞肩。又以團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以鞞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楊作尾今則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尙長冠也。所傳兩腳旒。亦長七八寸。習尙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荅隅子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麗疎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滌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忌。裏垂腳。縵紗幘頭。縵布衫。楊作衫繫藍鐵帶。此乃今之釋服。縵禪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縵禪。是未嘗從吉也。又在閩。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以少變常服爲安耳。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腳。衣布袍。腰經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閩。秋遇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臯守鄱陽。乃出所錄。庚申。禮官議服爲得體。辛巳。欽聖憲肅遺告到安州。余急趨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爲不可。時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會舍人鞏守郡。亦服斬衰。余以爲大非也。遺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

除是期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以仕乎？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熙寧間，因內璫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繖爲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芘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況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不足怪矣。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祖考來格。嗚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旣定樂，本朝因用之。神文嘗詔和峴等修焉。又有和氏樂，神文復命李照別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永豐間，永裕遣知音者講繹，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范蜀公以爲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元祐初，太常審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爲黃鍾也。范樂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爲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太樂，旣居許，募工範銅，爲周釜漢斛各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知樂矣。又以爲今樂之聲，宮不足而商有餘，故常大臣休休偃伏於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爲聲下而不用。

予嘗問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積黍定筦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識樂者，惟在

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隳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神宗因見絃者屢絕而易。歌者音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爲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未用之。

臺議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爲舌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辭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書。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初。程顥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忠讜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閒。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普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卻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卻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它日

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鄭公嘗爲予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旣下并州。欲領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熱鐵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永熙竟趨幽燕。捲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歎。謂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頷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爲罷宰相。天卽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體國論。率預謀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非臣所得知。願博采廷議。已而章聖旣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儲本爲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太子詣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此亦教夫云。

李文定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竝罷相。以本官歸班。旣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楊有又字。明年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眞宗晏駕。神文卽位。章獻垂簾。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衛州團練副使。宣獻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

公曰。此無它。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辭。然晉公常切齒焉。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沈殞。未幾。晉公擅移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文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廣。楊作光。世美。同貳閩漕。世美爲予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旣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旣奏。神文嘉納。爲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矣。毅夫云。

神文時慶歷間。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之。以爲不可。今江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以責城守。神文容德寬仁。故棄城得減死。鄭公忿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將以不容矣。鄭公歎服。

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常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產茶。而民間率藝桑。而稅以緜。人甚樂輸。蓋與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緜。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入市菜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地不足以藝蔬耶。願從邑而市之。真游惰者。於是笞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爲暴政。決無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閒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家貲滿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永昭。計司科買廡履數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爲科營婦鬻履者。稍增其直。與之爲約。如期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次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榻於棚上。公據棚下。瞰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榻潛有尋尺之度。以視其長短也。由是吏胥匠石無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弊。惟獨襄城爲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卽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閒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

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

利疚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非。增爲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使時。爲時所須而不可去者。如齊摘山煮海。漢之椎酤六畜之租。唐之開架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瑄之用車戰。是也。蓋徇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觸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三百三十一貫有畸。而鄂一州所斂。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數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其艱食。所入旣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唯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爲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本朝。屬荆湖北路。景祐閒。忽入京西。民間旣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販之遠。頗病淡。

食方是時西部用師官科聚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本末或欲乞爲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情之論也予向爲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割安州爲京西元旨止以京西缺財用爲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之切嘗籌之郡則王土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爲繆舉爲今計莫若曠然蠲之則京西無受虛利而湖北常蒙實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焉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斂職田之租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估其中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息貪汚也

安陸郡城枕湏水惟州城基皆紫石不爲水所啣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每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纔溢岸卽行西濠識者以謂久必自湏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爲正河

道矣。若自大安門外，白兆，解院以北，石岸盡處，爲水約，以殺湍銳。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予泊士人僧俗同列狀，以訴於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遠圖，而憚於有爲。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未嘗有此役爲難，遂寢其事。

塵史卷中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或不同，而同爲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家畫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刲牲獻樂，小則焚紙幣酌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匠者請神之像於公，公曰：「卽我是也。」乃以公爲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焉。官爲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其民，歿列於神，可謂盛德矣。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爲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於涇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

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希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爲令狐秋掾。雪中渡溟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常就閱。或假輟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著墨襖布襪。繁絛小童攜書籠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皁緙煖帽。委鬱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云。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脩孤潔。故常官。人號爲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處士舜賓。字輔之。爲鄉里所悅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糴。惠及榜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實景真。熙寧初入臺爲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時鄧綰文約任南牀。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願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黃好謙幾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憲。嘗會於洛。爲予言。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溫公旣相。太師文潞公落致仕。平章軍國重事。耆哲竝進。時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不來。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合禮。

志氣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嘗謁郡守。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來。二宋相顧歎慕。且曰。我屬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吾輩不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爲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而終。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夔州盛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某閱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外戚李侯璋。徒以後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嘗同張寺丞。謹過南郡。時李爲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日。俄以從兵乏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扶狀來。當爲給半月食糧。盛遣從兵投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翼日又往告別。李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乏食。李曰。昨日已支過半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無怪怒色。盛張相謂曰。此公月得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亦不敢譴。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於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嘗爲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以未第。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

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裏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嘗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後享名位如此。

范堯夫治平中爲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閒。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褰幃。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污辱。而爲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已。

夏英公謫守安陸。有書表吏鄭生者。隣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牋狀。多謁二公爲之。英公怪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自爲此邪。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老母恩深白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

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巍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祕閣。珪圭賦。景文賦獨行於世。魏公歎服。景文語客曰。旣賦珪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旣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云。流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圍。平臺賦罷鄒陽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樾歎。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於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謂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昌朝議爲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門。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爲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媼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場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

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桀謀爲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擇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云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泊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啓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

潞公嘗爲余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暇日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紙視之乃淳化錢其數十明日淳于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爲天禧三年淳本南劍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昇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爲投納文字迫期強之使就試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訖一夕夢遊天宇間聞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歷象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鄭與予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鬪

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教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自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訊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同生丁丑。熙寧己未入參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爲首台。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爲謗訕。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開歲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試內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榜。最爲人少。後蒙朝廷顯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竝拜相。安厚卿兩至樞府。一爲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轄。出守成都。還爲吏部尙書。以卒。如持正。莘老。竝謫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戶得散官。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河。又遷建昌。後得還洛。復大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山。皆先亡。張正甫。姚暉中。盛中叔。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奪。豐居台。王居南安。蓋寵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嘗爲予說李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牀。李披髮坐於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爲一詞。旣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燕子橫穿高閣。長恨

春醪如水薄。閒愁無處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閒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與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閒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與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臯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平曰。敖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爲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以爲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至孫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參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來不復卿稱。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爲重己。稱爲君。則爲輕己。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曰走者。稱謙遜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

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爲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爲色叫。

學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爲禹。充禹拜言之心。則可以爲舜。聖人何遠哉。善充其所爲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常以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僞。能僞然後能爲聖人。能爲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僞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性而恥乎學僞。則奈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亡情。強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爲是紛紛與。揚子雲云。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答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爲不悖。此其大略也。臨邛計都官用章。謂子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誦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才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時名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乘異記三編科名定分錄七卷傲戒會叢五十事麗情集十二卷又朝說野語各三篇泊退居又撰脞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百樂嘗纂爲慶歷集三十卷予惟蒼叢麗情外昔嘗見之富哉所聞也

令狐先生嘗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嘗見之乃知先生於世閒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疏精義管年統緯世惣樂要注默書讒髓琴譜兵途要轄余爲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惣統緯等書後又從同堂兄聲伯芑假所傳易說琴譜讒髓以觀焉餘訪諸里人蓋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爲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存焉詩之爲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焉周之興也始於太任太姒而已詩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姒而已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來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亡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詞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頤。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內盛。讒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觀賓之初筵。匏葉作。則鹿鳴廢矣。頤弁、角弓作。則棠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芣、出車、杖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山庚廢矣。魚藻作。則山儀廢矣。采芣作。則淇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彤弓廢矣。苕之華作。則六月采芑廢矣。大田作。則鴻雁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作。則絲、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爲。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爲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爲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爲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

本歟。予以爲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六篇之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爲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邶風、燕燕、及式微、王之采芣、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七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五篇。魯頌、有駉、泂水、閔宮、三篇。商頌、烈祖、元鳥、長發、商武、四篇。皆止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解詩。以關雎本於衽席。又曰。佩玉不鳴。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爲思親之詩。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真。獨毛公得之。其自以爲子夏所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尫也吠。婦人服飾。獨言帨。何也。曰。按內則注云。帨。蓋婦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皇甫謚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謂九爲老陽。七爲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爲老陰。八爲少陰。逆陰之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爲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爲少。七八得雜數。此自然之理也。

唐李翱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尙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竝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不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生。故自道而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知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書。有迂遺希通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爲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受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襄嘗有書辨其非是云。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拏樞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詞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

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閒。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爲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北宮書亭詩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審言。子美祖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間倡和。有霧縉青條弱。風牽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著雨。燕脂落。楊作潤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己出。唯李杜。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夕秣荆越。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適之飲中八仙之一也。

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蓋用其詩也。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於天之謂也。予以謂世稱子美爲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咏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若非燁鶴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迹。爲有詩仙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爲筭譜甚詳。拈撫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筭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咏筭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豈寧忿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鄧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於碑。後亦亡。鄧刊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嬾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云。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嶽麓茶。蓋詩人寫楊作寓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羣臣賦賞花釣魚詩羣臣奉和丞相韓魏公詩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羅鄴詩云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盃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尤善於詩嘗云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橫塞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出於藍矣

慶歷閒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淵明猶不免子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爲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設一旗閩人謂茶

芽未展爲槍，展則爲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疎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宵廚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調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中崔繹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咏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矣。

穆伯長爲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子因舉於史，驥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

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爲三絕句，便不免世人訾毀，予以爲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而爲，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翹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於李貶之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卽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爲之。附於集，詩曰：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擡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光總屬伊，田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

君自去。臨行悵悵欲宛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爲雜律詩。譏世人。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珠盤盛馬鞍遺上。自上池乘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中。上常扶持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毀香閣垣。爲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爲從官。曰。珠襦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莫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元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阜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閒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於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有爲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砂等語。不惟直致。兼是假借。大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爲山濤麾出杜牧之欲把一麾江上去卽旄也蓋誤矣余以爲麾卽毛也子美亦有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爲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襲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悵無朱詩廖獻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研得其時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別未幾不幸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卒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孺之間兮又曰尙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爾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關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愆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誤也予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爲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致不能傳鈔其過杜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夢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知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隣花。又如妻愁出貨車之語，烏足稱哉。

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於吾家，義方齋，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鞦韆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類其爲人。嘗詠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亂之辨，可爲世鑒者，凡百篇。元豐末至京師，欲上之，會永裕不豫，囊其書歸，有志而不達，惜哉。

予弟光輔，隣臣郡，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幾，因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詞曰：足穀醫還驗，占桑夢亦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頰之列，瓊漿醖羹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沈湎，與象棋六博之樂。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尙或以解其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尙賢士只。國家爲只，尙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病，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旣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

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讀鬻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於鷺子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尙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因，或具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而又詆訐子雲。楊本云而又崇尙釋氏，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選最爲該洽。然潘岳閒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王子年拾遺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讚、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冊六卷。權文公爲之序。其略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啓、誌、記、序、述、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梁昭

明之爲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肆鏤板。纔六十六篇。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哀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嘗言文章當以氣爲主。而世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玉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金在銘曰。若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爲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連處士因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公分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於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唐紀與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紀事。大意已見序說。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爲精絕。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予以爲唐初綴文。尙襲南朝徐庾體。故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勃文蓋出於此。

李遇泰伯。臨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大斥孟子。以爲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

況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訖。彼蓋以麒麟進也。神文目爲異獸。然世謂山犀。士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毅夫謂予曰。此正如班固書。張蒼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整言於太守周君燮。且以爲玉碑。整而示之。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爲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朱又叔見予屢歎。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爲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均關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於朱繩。昭全形於白璧。抑貪競之俗。恩浹二天。屏權右之門。威如重燎。又曰。行趨露冕之禱。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月日。薨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又曰。嗣孫崇藝。易州司馬。互回軍使。英姿外發。靈鑿內融。又曰。趨毅梓之鄉關。用標幽隴。何止韋孟之光緒。邇德垂裕後昆。劉寬之傳芳。故吏式昭往烈。崇藝崇述崇烈。云云。銘曰。炎圖

括地。姜派疏天。融斤孕火。太岳飛煙。緝詣帝若。業冠象賢。穎澁涵珍。箕山韞寶。儀刑邦幹。經綸天造。華陽啓國。襄城訪道。漢劍舒蓮。周珪映藻。運移赤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止。三刀集賦。英蕤早舉。仁風晚暢。丹水擢圖。黃星昭亮。恩狎聖齒。績參龍躍。錦旆雲道。實享天爵。青蒲奏績。赤野馳英。陸剗神咒。水斷奔鯨。閩區恩暴。夏口先鳴。晉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按禁。訐謨鶴省。蘭綺晝嚴。鈎陳夜警。軍容甚泰。士功載靖。地軸東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智仁初以勳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用是致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旣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歷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令狐子先爲文。將鑿石立於湏津之側。以表之。會溫成張氏。方以脩媛寵貴。之翰畏讒。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忌。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揚有及字。罷任。又爲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絕云。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閒。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訕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尙委於令廨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倒刻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歷中華容縣。一日晦。冥震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問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竝長三尺。鐵筆書之。然

予在江湖閒。人多以仙爲名。又其字類世所開者。孫載積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紙墨搨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旣衆。則各刻其名以爲別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閒。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隄以捍怒濤。使爲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楊有又字。徙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閒。李適之嘗爲唐州刺史。旣去。有德政碑。乃張九臯之文。九臯蓋九齡弟。其碑先自比陽。輦置今之都廳。予嘗閱之。因求諸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爲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旣卒。門人史驥思遠。謁太子中允。句諶信道。銘其壙。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隱爲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號爲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武功蘇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子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

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晉紕史杜牧。從前聞說真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留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驥往彼得之。字體遒媚。隱出木閒。真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督郵。藩鎮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歷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觸髓。涅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畫。莫能得。因以緘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爲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攜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辨誤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下節編差誤而然也。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孟子最爲全書。然滕文公問爲國。此篇疑有簡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爲相比。若詩云。雨我公田。至雖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爲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爲相

比若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卿以下。必有圭田爲相比。而其閒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見於後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致而知也。匡章謂陳仲子爲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予以爲黃泉字下。當有脫句。子弟讀焉。當詳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儻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儻當作僵。可以氣吹之則僵。予以爲非也。儻與竟同。炊乃爨也。以爲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之所謂一餉閒耳。

予守官洛中。伊闕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知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實曰。昔有兄子主簿。饒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驪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鄜善長注云。路出冢嶺山。東北經獲興川。又東經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卽洛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爾。予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敗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卽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潁。鄭氏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潁或爲淮。得臣按。鄜善長汝水注云。潁水出鞏縣北。歷魚鹵山下。爲潁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潁水之北。有長阪。卽潁水以名也。周禮荊州。其浸潁。潁。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

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澹。水左則溝。水出矣。自定陵縣北通潁水。於襄城縣鎮潁。盛則南播汝。洑則北注。得臣以爲九州之荆。乃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則在荆。猶之江出於岷山。漢源於嶓冢。其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斥此湖耳。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美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閒。繚漢江築隄以障泛水。彼人謂隄曰提。說者以爲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隄爾。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陽人呼隄爲提。關中人呼稻爲討。皆譌謬所習也。由是知諱姓之說爲妄矣。

今鄂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荊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鄂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鄂州者。卽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云。叟。先謫監郴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壁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學有文。蓋邠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爲今鄂矣。其詩併錄於此。曰。汀洲露白葉番黃。獨上南樓寫興長。但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悲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試將蕪絮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類者。呼曰乾。予因詢一書生。厥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邊鄙。蓋賊殺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釋耳。

呂氏春秋曰。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孺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太鉅。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太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亦然。則世人之語。豈無所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媳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蓋拱把之間。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纔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算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傳曰。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爲異耶。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靈寶縣之西。有澗曰洪溜。自東南直注西北。入於河。平時可涉。遇漲湍暴下。不可以舟。予預脩本州役書。洪溜澗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按上名有鴻臚園池。是水津渠。澗注。故謂斯川。

爲鴻臚澗。於是知洪溜語之譌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跡。中有楷師崑。世傳楷師疏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爲言。若令狐子先請善先長老住白兆寺。書曰。高宗朝。神楷師作維摩疏於崑下。感白氣之兆。上屬於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失之討論也。周書于翼傳。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屬大旱。澗水絕流。舊俗亢陽。禱白兆山祈雨。翼遣主簿祭之。卽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與圖經竝作茄字。俗作加字。竊疑之。訪居人。其山起於平地。袤可二里。高可數仞。無峯巒特起之勢。皇甫子固謂予曰。五常作伍。伍蓋楚之著姓。此山蓋伍氏所居。當作伍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山。小伍山。寰宇記以爲兩山。疊嶂遠望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所謂飛猿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卽至於峭石鋪。嘗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悲猿嶠。暮宿落消石。謂其山高。石落而消也。今爲飛猿峭石。蓋歲久俗傳之譌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閩人輩辨馬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之。蓋避萬歲名也。夫豈然哉。按周禮馬質云。書其齒毛。與其價。又曲禮曰。齒路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孔安國云。淮出桐柏。經陪尾。班固地里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郡石村之西。俗號爲橫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誤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尙。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讀漢書。稱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官。於瀨鄉致祭。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卽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光和蓋靈帝時年號。豈杜詩乃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爲今毫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尙兩舍。卽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或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芋魁注釋。以爲證。此皆惑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錄云。黃精止饑。杜以窮冬採此無所獲。必遷就黃獨耶。又以山雪爲春雪。此尤爲乖謬。杜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令。遺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歷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卽四年冬末也。旣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權之作。末云舟師煩爾送。朱夏汲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色棄汝去。秋帆催

客歸。蓋回權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常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稱子美孫嗣業。啓子美柩。襄社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拜余爲志。辭不能絕。其係略曰。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近時故丞相呂公爲杜詩年譜云。大歷五年辛亥。是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爲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蓋多脫漏。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爲全本。悉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因公安不自閑。蓋閑字下脫其閑二字。又拈樵糞壤下。脫一閒字。閒字下。又脫糞壤多三字。其後豈有賦字下。脫不賦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不可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爲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塵史卷下

姓氏

譜牒不脩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賚姓也。疎之後乃爲束。是之後乃爲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爲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鹵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長孟堅敘傳之比也。在唐時尙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之。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爲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以大宗小宗爲次。雖列不同。皆足以考究其世次也。竊怪文忠以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則禽獸不若也。其譏訶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開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爲之譜。斯言恐未爲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溯水盤紆。隨山而行。忽一日暴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爲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數。皆爲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錫得之。甚愛。以爲華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射溪。磧焰有光。牧童掇取之。得一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

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爲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研容有陶者。君澤嘗謂予曰。柳公權云。某州磁研爲最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嵩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爲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刀斗、鼎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爲貧。有時爲貧。今不然。爲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爲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果。獨林檎曰果。荆人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爲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卺。今也以雙盃。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杯。媒氏祝之。擲盃於地。驗其俯仰。以爲男女多寡之卜。媒卽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卽假倩媼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爲陔。陔階之譌也。鞮爲腳。腳屨之譌也。

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爲不同。大略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爲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爲浮屠氏。竝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閒好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旣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爲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財。無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己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汝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豬嘴關。推其巧能名者爲關使。次有判官幹當公事。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櫬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插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樂道。各爲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鷓鴣。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獻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尙

書也。夫丞相司空中公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魯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舅呂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翰林學士范祖禹也。

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之。未有一朝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孫備。治平元年。竝及第。皆在仁宗朝。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具慶。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爲樞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璠。任京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令時景貺言。景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闈。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貺賀曰。獻卿必登甲科。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人。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閒及第。過省取解。竝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其詐死以逃生也。

孝昌成若沖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蟆無數天益呼僕抱雞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蟆復躍入水蓋聞雞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鑒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爲殺已降余謂非特此其殺瀟陵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鹵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鄧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鎡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補又隆冬苦寒獨舍緝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卽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孫長曰繼中皇祐元年官至朝奉大夫次卽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王文正沂公任章獻朝發管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已無慊而獲此報何邪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爲監司相輕後秉政遷除本官略無寧歲竟死於道路此必爲報也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剛正明決初調蜀中主簿亡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爲沅州軍事判官治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辨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卽當死終是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牴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乏者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熱人。人多畏之。後爲醫博士。謁之者貧。則絕。蓋弗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流他所得還。卒於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著。墜井死。幼者終於凍餒。應之弟曰劼。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眞僞

予聞洛中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賈。冒以庇其族。比年聞安陸亦有蓋譜不明耳。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療病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嗣。終爲餒鬼。豈伎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莫韶陽廡。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牧守。當塗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嘗取麝囊。日乾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臍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卽預採

飛蟲去首足翅。日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利。蟲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麝臍。宜置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真也。堅實者僞也。

讒謗

蜀人龍昌期爲禮論。以爲周公金縢之請。以代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爲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旣入翰林。有愬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開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爲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旣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旣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爲。有爲者病之。後爲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謂我。因爲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曾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及第。後換西班牙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閒士人所爲。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弦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成。俗謂之鹽風。荆湖閒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颶風。音諒。有則大旱。陂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風。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月牛驥泥中。則然。明年果然。

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蕎麥熟。則早晚候霜降。罔有差焉。

江湖閒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

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予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率多用是爲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爲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蠶善也。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安陸雁自北而南。羣燕委雛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逢端午。家家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

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

傳日元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識

前廣西漕李朝奉湜，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卿守金陵，爲江南好十闋，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聖皇寬詔養疎頑。羸取十年閒，意以爲雖補郡，不越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閒，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問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卿云：羸得十年閒，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子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李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圃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尙能爲此語邪？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於是，有旨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邪待次，光輔榮歸，爲學尙不輟。八月末，爲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識邪。

博奕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

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一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

入囊家亦謂之錄事。

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爲坑塹也。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爲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靈雨。石齊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纔入仕。不識州縣況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纔應舉。便不知下第況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爲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淨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閒人說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居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爲職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半。爲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爲忙卿。司農爲走卿。光祿爲飽卿。鴻臚爲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庫。飽卿祠祭。數頰胙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卽堂吏至客次。請某官旣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則揖座。又揖免筭。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聲曰。屈一啜湯耳。若同從官則侍湯。京官自下聲喏而升立。白事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遣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更俟何所邪。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爲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爲迎霜兔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大中大夫。前呼曰。大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蟲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于祈。但危坐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至於病耄。猶不能去。多爲貧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夫。爲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談諧。乃告曰。前日兒子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閱躡躡一巡。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卽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爲破賊所。

余長子滄。嘗爲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期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

爲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人爲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泊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說往時有姓梅爲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回郡至邳家嶺，伶人邳生登嶺大痛，守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家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傲居。熙寧初，撤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收賃以充學費，號鬼八位。

雜志

神宗旣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開封南司閤，牘見党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在廡舍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建祠堂於此，不果。

盛武仲知葭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閒爲翰林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責和州團練副使，宦者押去，才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

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胡餅十餘枚，貫以緡，貯水一葫蘆，挂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荅以早令市之。使者撫掌大笑，蓋盛善飯，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尙有二公手植松柏。有縣令經生者，忿二公不出謁，屢形顏色，連勸二公強謁之，已而令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欄鞞也。二公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南歸，令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晝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友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聞錫氣，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錢內充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監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敘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老醫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

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日夢化爲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開，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爲讖言，旣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讎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得時得位無不皆然。

暑月，痲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黃元明曰：止用經夕熱水濯灌之，卽愈。果然。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悉呈所畜，雞旣集，紛然而鬪，莫能閒止，邑前百姓喧鬪塞路，共觀鬪雞而罷。

安陸雖號節鎮，常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時之閒人，歲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爲者。熙寧閒，一太守點檢清酒務，校量缸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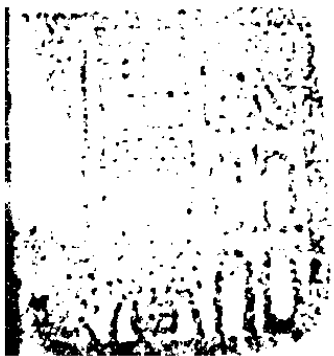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畫闔子城南門，不得啓，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曰：某以久旱，用董仲舒開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時，正需雨也。安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荅。八月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者告以將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鵝也。余

觀朝廷頒祈雨雪文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鵝皆有次第。豈至八月。尙可爲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其尉蔡人。張伯豪也。始迓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爲。至邑入傳舍更衣。虞候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堦。憲矍然曰。何不早道。於是召尉坐。謂曰。聞君有才。聊相沮傷。君辭色不變。豈易量耶。爲發薦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予管幹文字。賈會使者。予亦與坐末。賈因言有一相知任憲。至一郡。有護戎年高。因料兵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子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子爲誰。曰外甥。復問爲誰。曰章得象也。蓋郇公是時方爲丞相。憲曰。雖年高。精神不減。不知何餌。戎曰。無恙餌。憲曰。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



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史 塵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王 得 臣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

*G六一七



83
14
208